

“容易”考辨

李春晓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摘要: 论文主要是探讨“容易”的形、音、义相关问题。首先介绍了马叙伦注疏的观点, 其次分别从多个角度考察了“容”和“易”。再次探讨了“容”和“易”的成词特点。论文对照前人成果, 比较各家说法, 辨伪存真, 以求得科学合理的解释。最后得出结论: 易之本义是变化, 改变, 进一步引申作“容易”和“赐予”等。“易”的造字也取象于“易”之本义“变化”。“容”之本义是容纳, 进一步引申为“允许”, 单音语素“易”本来可以单独表词, 不过和“容”搭配成句时, 由于汉语语音的节律性等原因造成“容易”逐渐成为现代汉语已经凝固下来的形容词, “容”字逐渐虚化。

关键词: 容易; 字形; 字音; 字义

中图分类号: H139 **文献类型:** A

一、引言

马叙伦先生曾指出:“在‘汉字’未被取消行用的时候, 我们对于本国文字, 有澈(案: 今作彻)底明了他的构造的必要。尤其为普及教育起见, 中小学教师必须明了‘汉字’的构造, 才能在教授儿童识字上增加他们的兴趣, 使他们更容易认识, 且使他们运用于写作, 不会犯意义不合的错误。”^{[1] (P11)}

没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 正确认知汉字极为不容易。本文仅就马先生在文中曾加以阐释的“容易”二字来探讨它们的形音义相关问题。考辨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学术界对汉语口语中经常使用的这两个汉字说法各异。孰是孰非, 如何认定?“容”和“易”又如何形成现代汉语凝固下来的形容词“容易”? 这些都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马叙伦如何注疏“容”和“易”

马先生指出认识汉字的结构对中小学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不是空话, 他还列举了一些人们通常不以为然的汉字加以阐述, 唤起人们对普通汉字更多的关注。

他对“容易”作如下阐述:

“容”的普通解释一作容貌讲, 一作容纳讲。不过容貌的字是“頌”。“容”实际上只有“容纳”之义。《说文》说:“容, 盛也。”桂馥:“盛当为宂。”说文:“宂, 屋所容受也。”其实许慎只作“容也”。“屋所容受也”当是吕忱或庾伊默、杨承庆的注解。宂容古音都在定纽。(宂音禅纽, 容喻四, 古读归定)意义从宀而来。宀穴是一个字: 古人住在地洞里, 地洞里可容纳人的, 所以容有容纳的意思。而他们的声音和用字城字同一语根。(用是庸的先造象形文, 庸是比壖先造的形声字, 也是用的转注字。)或者宂是城的别体。容是用的转注字。至于容作容易讲, 是因为容易两个字发音都在喻四等, 即是所谓“联绵语”, 但易是蜥易, 更没有容易的意义。原来“容易”是形容词, 形容词往往“无地起楼台”, 所以往往把同音的字借来用。如果晓得文字的构造,

不是识字比较容易得多吗？^{[1] (P11)}

马先生在《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下简称《疏证》）有着更详细的梳理。《疏证》卷十四第二五至二六页（标点依原文的句读而注，下同）和卷十八第九七至九八页分别对“容”和“易”具体注疏如下：

容——桂馥曰。盛当作成。段玉裁曰。错本作谷声。是也。谷古音读如欲。以双声谐声也。伦按古文作。从宀。公声。……可证从公之异文作谷者得声。非从山谷字也。公从口得声。口为宫之初文。亦垣之初文。音在喻纽三等。古读归定。容音喻纽四等。古读亦归于定也。容为用之转注字。音同喻四声同东类也。尔雅释言。容谓之防。注。防如今床头小曲屏风。荀子正论。居则设张容。注。谓羽卫也。周礼。射人。三获三容。郑众注。容。乏也。待获者所蔽也。尔雅之容。郭注以为如今床头小曲屏风。殆是清代官署大门前之蔽行人者。杭县谓之照墙。南北大姓之门前亦类有之。仪礼大射仪颂罄东面。注。古文颂为庸。庄子胠医之容成氏。六韬大明作庸成氏。庸为用之转注字。是其证矣。以用为垣蔽。故居处之羽卫曰容。待获者所蔽亦谓之容。字见急就篇。古籀作。

对于“古文容从”——龚橙曰。字见李登集古文。李杲曰。古籀作。与此近。郑大洲曰。公音见纽。容音喻纽。声不相通。但公容古音皆在阳类邕摄。斯以叠韵为声。伦按见容字下矣。……则此篆当如毛本作。今本或校者依错本改。宀广形近。古书者不尽通文字之原流意义。故每率意作之。抑宀音微纽。门音明纽。古音同属明纽。盖语原固同。则亦得通矣。

易——伦按：金文以易为赐。其形率作毛公鼎……象形也。变则为……大簋大保簋。此篆乃政齐之。说解蜥易蝮蛇守宫也盖字林文。许当止训虫也。秘书说者。……此是校者所加。亦或吕忱得见易纬。故引其说。丁据慧琳音义引作贾秘书说。以为许述其师之语。然检后汉书逵传。逵虽校秘书。而百官志无秘书之官。以校秘书而称为秘书。理不可通。况其也引贾说。固皆曰贾侍中说乎。一曰从勿亦校语。慧琳音义五十一引仓颉。易。不难也。字亦见急就篇。尔雅释鱼释文。蜴。字林作易。似本书无易字。易字出字林者。寻广韵引字林。睪听似蜥蜴。则字林有蜴字也。但诸引字林字皆作蜴。尔雅释虫释文引字林。蜴。音汤。由陆见字林作蜴耳。陆言字林作易者。陆以字林无蜴而有易。蜴字在字林即易字也。所引字林即说文而附字林。题为字林者也。

马先生的解释是否有道理呢？是否超越了前人？对后来的研究是否有所启发呢？他分析汉字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存在哪些不足？下文将对“容”和“易”分别论述。

三、“容”字的讨论

先从“容”说起吧。

《说文解字》：“容，盛也。从宀谷（臣铉等曰：屋与谷皆所以盛受也。余封切。）”“古文容从公”。徐锴《系传》：此但为容受字，容兑字古作颂也。

《说文解字》：“颂，兑也。从页公声。余封切又似用切。”籀文。

《说文解字》：“兑，颂仪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凡兑之属皆从兑。莫教切。兑或从页豹省声。籀文兑从豹省。”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页部》：“兕下曰。颂仪也。与此为转注。不曰颂也而曰颂仪者。其义小别也。于此同之。于彼别之也。古作颂兕。今作容兕。古今字之异也。容者。盛也。与颂义别。六诗。一曰颂。周礼注云。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诗谨曰。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戴。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此皆以容受释颂。似颂为容之假借字矣。而毛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与郑义无异而相成。郑谓德能包容。故作颂。序谓颂以形容其德。但以形容释颂。不作形颂。则知假容为颂。其来已久。以颂字专系之六诗。而颂之本义废矣。汉书曰。徐生善为颂。曰颂礼甚严。其本义也。曰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此假颂为宽容字也。”^{[4] (P41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兕部》：“页部曰颂。兕也。此曰兕，颂仪也。是为转注。颂者，今之容字。必言仪者，谓颂之仪度可兕象也。凡容言其内，兕言其外。引申之，凡得其状曰兕。析言则容兕各有当。如叔向曰兕不道容是也。象言则曰容貌。如动容貌斯远暴慢是也。”^{[4] (P40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宀部》：“容，盛也。今字假借为颂兕之颂。从宀谷声。”^{[4] (P340)}

从上文所引文献来看，“容兕”古作“颂兕”，“颂”与“容”是一对古今字的关系。“颂”是“容貌”、“形容”之“容”本字。“德能包容”“故作颂”，可见“颂”与“容”有密切的通用关系，借“容”为“颂”，也可借“颂”表示“宽容”义。

阮元《释颂》认为“颂之训为形容者，本义也。……容、养、兼一声之转，古籍多通借。今世俗传之样字始于《唐韵》，即容字。岂知所谓《周颂》、《鲁颂》、《商颂》者，若曰周之样子、鲁之样子、商之样子而已。无深义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与乐器全动作也。”^{[5] (P167-168)}

“容”用于表示“容貌”有它的历史根源。“容”“颂”通用，且“颂”是“以形容其德”，“颂”的义核在于一个“形”，“兕也”之解也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马先生认为“容”与“用”和“壙”有着同一语源的关系，也是有着文献依据。比如《释名》：“壙，容也。所以蔽隐形容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容，假借为庸。”《诸子平议·老子》：“兵无所容其刃。”俞樾按：“容与庸通，庸为用，故容亦用也。”^{[6] (P578)} 这些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在此就不展开论述。

且看唐汉先生在所谓“一部解说中国人造字历程的奇书，一部剖析数千年汉字密码的著述”《汉字密码》如何解说“容”之密码？“容”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容”的物象本源，也来自上古社会的地穴建筑，即口小肚大可容物的地窖。其中的“𠔁”乃是地窖纵剖门，下部内里的“口”则表示地窖的窖口。因而“容”的本义为容纳、容受。如《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又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这里的“容”均用作其本义。由容的“容纳”之义又引申为“允许”，如“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容器盛物后，会改变其内部形状，因而“容”又引申为事物的样子，如《淮南子·说山训》：“泰山之容，巍巍然高。”由此，又引申指人的容貌或仪容，如“笑容”、“病容”、“容貌姣好”等等。^{[7] (P714-715)}

前文已指出，“容”当“容貌”讲是被借过来的，其本字作“颂”。唐汉先生没有意识到这一

点，所以他在解释由“容纳、容受”引申到“容貌、仪容”显得有些牵强。另，《古文字诂林》和《中文形音义综合大字典》中关于“容”字甲文均阙，唐先生能引用甲文论证，不过它的字形倒有些象古玺文字中的“𠔁”。

且看“容”字在《古文字诂林》中所列的部分古文字字形：

金文： 古陶： 睡虎秦简： 古玺：

从字形可以看出“容”本义作“盛”解是对的，“容纳、容受”再进一步引申作“允许”讲，这还是说得通的。它和“易”如何搭配在一起，下文也将进一步论述。

四、“易”的讨论

《说文》：“易，蜥易蝮蛇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属皆从易。”许慎所解释的内容是否为“易”之本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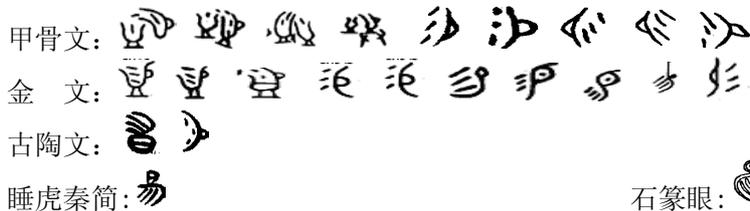
马叙伦先生没有非常明确“易”之本义，他提出了“容易”和“蜥易”两者之间的意义相差比较远，不过没能揭示出这两者内在的联系；他也利用了出土古文字的一些字形，但他没有对字形逐加分析，只是把对应的古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他据文献资料推断“说解蜥易蝮蛇守宫也盖字林文。许当止训虫也。秘书说者。……此是校者所加。”那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并无法给予圆满的解释：是校者所加，那所加原因何在无法回答清楚。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易部》“易”字下云：“虫部蜥下曰。蜥易也。蝮下曰。在壁曰蝮蛇。在廿曰蜥易。释鱼曰。荣蝮。蜥蜴。蜥蜴。蝮蛇。蝮蛇。守宫也。郭云：转相解。博异语别四名也。方言曰。守宫。秦晋西夏谓之守宫。或谓之蠪虫。或谓之蜥蜴。其在泽中谓之易蜴。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蝮蝮。东齐海岱谓之蝮虫。北燕谓之祝蜥，桂林之中守宫大者而能鸣，谓之蛤解。按：许举其三者略也。易本蜥易。语言假借而难易之义出焉。郑氏赞易曰。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按：易彖二字皆古以语言假借立名。如象即像似之像也。故先言本义。而后引秘书说。云秘书者。云其未必然也。**象形**。上象首下象四足。尾甚微。故不象。羊益切。十六部。古无去入之分。亦以鼓切。今俗书蜥易字多作蜴。非也。按方言。蜥。易其在泽中者谓之易蜴。郭云。蜴。音析。是可证蜴即蜥字。非羊益切。小雅。胡为虺蜴。毛传曰。蜴。蝮也。释文。蜴。星历反。字又作蜥。说文引诗正作蜥。毛语正与方言合。方言。易。蜴。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蝮蝮。谓在泽中者也。蝮即虫部之虺字。蛇医也。陆玑云。蜴。一名蝮蝮。水蜴也。或谓之蛇医。如蜥易。然则蜥易者统名。倒言易蜥及单言蜥者。别其在泽中者言也。**秘书说曰日月为易**。秘书谓纬书。目部亦云。秘书瞋从戌。按参同契曰。日月为易。刚柔相当。陆氏德明引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象阴阳也**。谓上从日象阳。下从月象阴。纬书说字多言形而非其义。此虽近理。要非六书之本。然下体亦非月也。一曰**从勿**。又一说。从旗勿之勿。皆字形之别说也。^{[4] (P459)}

段玉裁认为许慎只是列举了蜥蜴的其中三种说法，他是用假借来解释由“蜥蜴”到“难易”之“易”的变化过程。且“易”一言函三义。许慎列出本义之后又列出秘书的说法，段玉裁认为

此用意在于说明本作蜥易讲不一定是对的。段玉裁无法看到后来出土的甲骨材料，未能清楚“易”字的古文字字形，不过他已经感觉到许说的错误。至于“秘书”的说法“言形而非其义”，似不足为训。段注里提到“蜥”和“蜴”的关系，郭璞注《方言》：“蜴。音析。”这可以证明“蜴”即“蜥”字。毛传中的“蜴”字又作“蜥”。毛传与方言正合。

下面将列举出土古文字中“易”的代表性的字形，然后结合前人的说法稍作讨论：



甲骨文所举的字形，作，省作。罗振玉释为“锡”，说文“古文‘锡’字与此同。”（《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孙海波说：“孳乳为‘锡’，祭名。”（《甲骨文编》）。徐中舒先生说：“原字为，象两酒器相倾注承受之形，故会赐与之义，引申之而有更易之义……经传作‘锡’、‘赐’，皆后起字。”（《甲骨文字典》第1063页）^{[8] (P90)}

郭沫若《文史论集》：“（甲文、金文）可以看出易字是益字的简化”，“益乃溢之初文，象杯中盛水满出之形。”“益既引申为增益，故再引畅游为锡予。”^{[9] (P628)} 郭老的解释似乎有所牵强，且很难再进一步诠释与“易”相关的“锡”“赐”“蜴”等字。

甲骨文中的“”李敬齐以为它象锡块，象其溶液。^{[10] (P656)} 此说发现了“易”与“锡”在金文的密切关系，不过锡块之说很难和“”原字形对应起来。

孙雍长先生认为许慎未见甲文，故说“易”字本义有误。“易”之本义为赐与，赐与之事多与钱财相关，所以后来将“易”移注授付于类首“金”而有“锡”字。“锡”即“赐”字，《尔雅·释诂》：“锡，赐也。”《离骚》：“肇锡余以嘉名。”王逸注：“锡，赐也。”“锡”为“易”之“转注字”，后来又专作铜锡之“锡”，故又为赐与之义另造专字，而以“易”移附授注于类首“贝”而有“赐”字。……“易”又假借表蜥易之义，所以后来又将它移附授注于类首“虫”而有“蜴”字。段玉裁认为“蜴”即“蜥”字，不可从。^{[8] (P90)} 孙先生将本义定为“赐与”，他就不能解释“蜥易”和“易”之间的关系。只能用假借来圆其说。

唐汉先生认为甲骨文写作“”，是一种竖刻状态。将它调整九十度，便是一只鸟儿奋翅飞起时的形状。金文的“易”字仍保留了鸟儿飞翔的象形特征。鸟不仅能在地上行走，也能在水中畅游，更能在高空展翅飞翔。“易”的本义为鸟儿从一种运动行为到另一种行为的变换。《易·系辞》中有“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的句子。这句话中“易”即为变易，有改弦易辙的意思。由鸟儿行为状态的自由变换，“易”字引申出了容易之义。当人们把一件东西（如玉、贝）丢给其他人时，好似东西在飞一样，这种行为，古人称之为“赐”，也是“易”的一种引申义。由此，从“易”字中又引申出交换的意思，如“交易”、“贸易”等。^{[7] (P80-81)} 唐先生把“易”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拿来和鸟儿飞翔的象形特征联系在一起，属于新说法，他抓住了“变换”这个主要意象是对的，不过从上面所列字形来看，“易”字本义和鸟儿的关系不是很

大的。望“形”而生“义”，有失偏颇。

笔者按：“易”的字形前后出现了变化，不过造字理据犹存。甲骨文拓片的“    ”可以说是“易”字的原形，据原形可求得本义，它们表示的是倒酒或者倒水的动作，也就是从一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三点代表的是器皿里的东西，应该是流质的液体（水或者酒等）。同时“ ”还有字素“ ”表示的是两只手，突出了这个字形蕴含着它是动作的表示，倒酒（水）行为的结果是造成器皿里的东西出现转移，从器皿 A 转移到器皿 B，东西的存在空间出现变化。所以“易”之本义应该是变化，改变，更易。孙诒让的《契文举例上卷》云：“‘易岁’犹云‘改岁，义与‘易日’正同’。”易即改义。这里的“易”用的就是本义。实际上古代文献资料中的“易”多变化之义，《书·盘庚中》：“今予告汝不易”，孔颖达疏：“郑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变易。”孔颖达《周易正义》：“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玉篇》：“余赤切。家也。异也。转也。变也。又以豉切。不难也。”

徐中舒先生认为甲骨文原字形“会赐与之义，引申之而有更易之义。”他似乎有颠倒本义和引申义之嫌，赐与义应该是更易义的引申，因为赐与的动作意味着一个施受过程，施者给予受者某种东西，那么东西的拥有者不就出现变化了吗？“易”字发展到金文，只是取一个器皿，或者只是保留三点和带耳的一片器皿，或者在器皿“耳朵”处添加圆点，或者“耳朵”变得很小同时三点成三撇。

“易”由一个动作再进一步引申就可以用于表示动作的难易程度，作为“不难”讲。

“锡、赐”等字应该是后起字。至于“蜴”字，它的造字取象也突出此种动物善变的特点，一方面，此种动物善于伪装改变自己，当它们遇到外界敌人攻击的时候，它们可以断尾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从而保护自己；另外一方面它的颜色善变，李时珍《本草纲目》：“蜴即守宫之类，俗名十二时虫，岭南异物志言其首随十二时变色。”所以《周易》的取名似与“善变”有关，如陆佃《埤雅》曰：“蜴善变，周易之名，盖取乎此。”所以徐灏以为“盖物之善变者莫若是，故易之为书有取焉。”^{[10] (P656)} “蜴”作“蜥”，主要是读音造成的：“蜴，音析”，那么同音替代加上偏旁类化的关系就出现“蜥”字，且如段注中所讲的“倒言易蜥及单言蜥者”。我们似乎可以揣测出单言的“蜥”缓读可成“蜥蜴”两个音节，语言渐进变化之后则成为今天的“蜥蜴”。

五、“容易”的成词特点

马叙伦先生认为：“容”作“容易”讲，是因为“容”“易”的发音都在喻纽四等，形成“联绵语”，“容易”是形容词，形容词往往“无地起楼台”的，往往把同音的字借来用。此说只能说出“容易”成词之后的特点，并未能指出它们是如何地搭配在一起并且凝固下来的。“易”这一单音语素在古文献可以单独表示与“难”相对的行为状态。那又是如何构成“容易”一词呢？胡绍文先生的《谈容易的成词原因及时代——兼与〈汉语大词典〉“容易”条商榷》对“容易”成词原因的探讨有一定的说服力。奇文共欣赏。笔者且先在此介绍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现存古籍“容”、“易”二字连用的确首见于汉代。

桓宽《盐铁论·箴石》：贾生有言曰：“悬言则辞浅而不入，深言则逆耳而失指。”故曰：“谈何容易。”谈且不易，而况行之乎？

班固《汉书·杨恽传》：“郎中令常谓杨恽曰：“闻君侯讼韩冯诩，当得活乎？”恽曰：“事何容易，胥胥者未必全也。”

又《汉书·东方朔传》：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览焉。”（非有）先生曰：“於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非有圣主名王，孰能听之？”

以上几处虽然二字连用，但尚未成词。胡绍文先生指出，《汉语大词典》认为“容易”成词于汉代，似可商榷。《辞源》1983年修订版在“容易”条未收《盐铁论·箴石》、《汉书·东方朔传》例句，而收在“谈何容易”条下；《辞海》1980年第一版未收“容易”条，而收“谈何容易”条并引此两例，都认为此处“容易”尚未成词。“事何容易”、“亦何容易”、“谈何容易”结构中，“何容易”的意义和语法功能相同。各家论述以为以上各句“何容易”结构中“何容”表示反问，“容”“易”二字并未凝固成词。马非百简注《盐铁论·箴石》：“谈，说话。何容，怎能容许。易，轻易。”《汉语大词典》在“容易”条下引用《汉书·杨恽传》、《颜氏家训·勉学》例似不妥。

“何容易”经常连用，而且位置比较固定，这为“容易”成词提供了可能。首先，从语音方面而言，“何”“容”均为平声字，其韵母都是响亮的开口元音；“易”是零声母去声字。相形之下，前两个字的音节停顿稍长，后字音节极为短促，“何容”的语音间隙明显大于“容易”。人们交际的过程就是信息传递的过程，这一过程有编码——发出——传递——接收——解码五个阶段。在口语中，发话者发出“主语+何+容+易”，听话人极易听成：“主语+何+容易”这种编码与解码的不一致源于信息传递过程中“发出——传递——接收”三个环节受到各种干扰而产生的语音变异。除了有声语言，人们传递信息的另一种途径是借助书面文字，将有声语言记录下来而形成的书面语，由于时空、地域的隔阂，造成理解差异更是难以避免。汉民族历来以对称为美，这种审美观念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讲究成双成对的语言片段和节奏。汉语中大量四字格词语就是这种对称机制的反应。“汉语中的‘2+2’对称式的四字格在汉族人心理中造成了一种语言定式，以至遇到语义上的‘1+3’格式时，人们也往往受到类推机制的影响，容易误解为‘2+2’格式，停顿（音渡）也往往因而放在前两个字后面。”（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第6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谈何容易”、“事何容易”本来都是四个音节的句子，在解读时分成两个双音节片段是非常自然的。语音方面的紧密靠拢和汉语语音的音乐美追求是“容易”成词的主要原因。

其次，“何”的语法功能完备，也为“容易”顺利成词提供了可能。如上所述，发话人编码、听话人解码存在着不一致，“容易”由动宾结构变为形容词，但“何容易”结构并未给人违反语法规范的感觉，而且“容易”一词日益广泛应用，这与“何”的用法有关。“何”可以作疑问代词，亦可作副词。

初唐时期“容易”正处于形成阶段。在中唐诗歌中，“容易”的各种意义大量出现。故“容

易”最终成词当在唐代。在“容易”的成词过程中，“容”的意义逐渐虚化，最后完全失落，它的作用仅在于凑足音节；“易”字主宰着词义。^{[11](P36-38)}

胡先生从汉语的节律性特点和语法结构功能来分析“容易”的成词过程很有一定道理。笔者有掠美之嫌，同时说明汉语词汇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考察字词的特点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

《汉语大词典》中“做起来不费事”的义项下所引用文献有《颜氏家训·勉学》：“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杨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雄。”胡先生认为这样的解释似乎欠妥，但没有具体说明看法。

笔者想在此稍作补充。所引文献的上文有“凡如此例，不预研检，忽见不识，误以问人，反为无赖所欺，不容易也。因为说之，得五十许字。诸刘叹曰：‘不意乃尔！’若遂不知，亦为异事。”下文有“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联系上下文来看，并不是纯粹说校定书籍并非易事，而是说明校勘古书必须依据的一个原则：不允许随便改易。

《大词典》的引文标点“亦何容易”暗含反诘语气，故采用问号更为妥当。只有杨雄、刘向才可称职，具体所指何职？即改易书籍。校勘、确定书籍，分辨不同书籍之间的是是非非，不可偏信一方，不可擅自改动，这是文章主旨之所在。所以“易”在此处显然是表示动作行为的本义——改易，而不是抽象化了的与“困难”相对的形容词词义。

六、余 论

马先生呼吁大家关注汉字的构造，这是非常有道理。汉字包括形、音、义三个要素，分析汉字应该兼顾文字、音韵和训诂方可游刃有余。

前人和时贤已经留给我们非常丰富的汉字研究成果，在这些资料面前我们要学会如何取舍，否则极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跑。有些说法标新立异，主观性很强。关于汉字的书籍琳琅满目，有的专业性太强，不易被大众所接受，但是有些普及本难免有妄议汉字之嫌，如果这类书籍盛行开来，很容易造成汉字认知步入误区。所以科学的普及本有待于同仁们在汉语研究领域里共同努力。

(本文写作过程中，许嘉璐和李圃两位先生均提出了相当宝贵的指导意见，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马叙伦. 中小学教师应当注意中国文字的研究[J]. 国文月刊 1947 年第 51 期 11-20 页；第 52 期 15-23 页.
- [2] 马叙伦. 说文解字六书疏证[M]. 上海书店 (8 册), 1985 年 4 月.
- [3] 许慎. 说文解字[M]. 中华书局, 1996 年 4 月.
- [4]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Z].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
- [5] 臧克和. 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M].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2 月.
- [6] 宗福邦、陈世铤、萧海波. 故训汇纂[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7 月.
- [7] 唐 汉. 汉字密码[M]. 学林出版社, 2002 年 3 月.
- [8] 孙雍长. 转注论[M]. 岳麓书社 1991 年 9 月.
- [9] 汉语大字典 (缩印本) [Z]. 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

[10] 高树蕃. 中文形音义综合大字典[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年11月. (原正中书局1984年增订本)

[11] 胡绍文. 谈容易的成词原因及时代——兼与《汉语大词典》“容易”条商榷[J]. 语文学刊 2000年5期 36-38页.

[12] 李 圃. 古文字诂林(第六、八卷)[Z].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年12月.

Textual Research On Easy (Rong Yi)

LI Chun-xiao

(Chinese Departmen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350007)

Abstract: Some oral Chinese characters seem common but they includ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which shows their feature. The thesis will discuss the Chinese word ---容易 including its character, sound and meaning. Firstly, it tells about some views from Ma Xulun. Secondly, it mainly analyses the character, sound and meaning of the word. Thirdly, it tries to find the cause of the unit of the two words. During the discussion, I always try to make clear what is right or wrong in many kinds of opinions. Finally, it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Key words: Easy; Word character; Word sound; Word meaning

收稿日期: 2004-6

基金项目: 福建省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课题(JB03108)。

作者简介: 李春晓(1976-), 女, 福建永春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助教,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博士生。